



青年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 在成長

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上海市委員會宣傳部編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青年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在成長

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上海市委員會宣傳部編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青年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在成長

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編
上海市委員會宣傳部

*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紹興路五四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*

書號 1126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2 字數 37,000

一九五五年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00,000

前 言

這本書彙集了十六篇文章。從這些文章可以看出，上海青年在共產黨和青年團的關懷、教育下，他們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正在迅速成長。

這些文章曾在上海各報上登載過，出版前我們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。我們希望這本書的出版，能對青年朋友們培養自己的良好品德有一些幫助。

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上海市委員會宣傳部

一九五五年二月

目 錄

在暴風雨中·····	福 庚(1)
王阿毛青年突擊隊·····	章汪盛(5)
不讓廢品過關·····	孫孝雲(9)
一個普通的話務員·····	福 庚(12)
一切工作都是爲了社會主義·····	李珠鳳講、范 琰記(16)
青年炊事員·····	費禮文(20)
一個優秀的戶籍警 ·····	李倫新、斯(24)
揭穿老闆的鬼把戲 ·····	唐鐵海、阿 章(27)
——青年店員劉宰卿的故事	
“這是國家交給我的任務!” ·····	陳 詔(32)
——記青年店員黃友發	
國棉二廠業餘學校的	
班級優秀生·····	李起東、焦 明、何 思(37)
黃寶妹和她的愛人·····	朱南如(41)
楊富珍和她的小組·····	徐葆璟(44)
最好的紀念品·····	近 禮、松 柏、邦 治(48)
同學,同志,親姐妹·····	陶穎昌(50)
他的腦子並沒有殘廢·····	原子仁(54)
忘我救人的王永祥·····	李倫新(57)

在暴風雨中

電話工人 福 庚

去年夏初的一天，上海電話公司郊區工程隊周寶成小組，正在三民路、逸仙路上焊接架空電纜。大夥臉都晒得像紫銅臉盆，汗衫緊貼着身體黏糊糊的；但他們還是拿着很重的工具，來回忙碌着。高高的電纜桿，在他們眼中，彷彿普通的一層樓一樣，上上下下真快。

中飯辰光，照例用塊油布在馬路邊上一攤，便討論起工作進度來。組長周寶成是個中等身材、微翹着上嘴唇的年輕人，看起來頂多不過二十七八歲樣子。他說話之前總是先帶笑，露出一口白牙齒：“眼看下半天電纜放好，再花幾個鐘頭‘割綫’、焊頭子，就可完成任務了。夜間電話空，是不是一股勁把它幹掉，明天禮拜再休息？”

朱昇高馬上同意：“對！‘割綫’要影響一部分用戶通話，白天不能幹。辛苦一點有啥關係！”

大夥都點頭稱是。就這樣，下午放好了電纜，便七手八腳地架起竹扶梯，拆開需要焊接的綫頭（從三民路到吳淞大橋口，一共五處），吃好晚飯立刻分頭出發，動起手來。

但晚上八點鐘一敲，雷雨却憑空捲了過來。

這是一個嚴重的威脅。周寶成眯細一對小眼睛，看看天，臉上也彷彿罩了一層烏雲。碗口粗的電纜網，像彈奏着的三

弦，被風吹得直打顫；黃豆大的雨點沒頭沒腦地打過來。這不但意味着“割綫”、焊頭子工作不能繼續進行，而且因為拆開的綫頭有的是露天的，如果不馬上包紮好，給雨淋濕了，明天從上海到吳淞的電話就要全部中斷，還會有漏電燃燒的危險。這怎麼行！

事情不允許人們有一分一秒鐘的猶豫。周寶成從心裏喊出來：“趕快用橡皮布包！搶救！”

他這時正同朱昇高在大上海路上。周寶成搶在前面，束東腰，仰頭看看上面，驟雨立刻傾盆倒似地打着他的眼睛。但他並不在意，一種崇高的責任心激勵着他。“上去！”——彷彿是誰在命令着他一樣，周寶成立刻兩手抓緊梯子，飛快地衝了上去。

朱昇高連忙握緊梯腳，直看着周寶成的腳板底像車水般往上移，身子一點點縮小。竹扶梯被踩得一沉一沉的，朱昇高的心彷彿是在大風浪裏的小船。他開始埋怨自己：爲啥不搶先上去？周寶成是青年團上海市郵電委員會表揚過的優秀團員，一九五三年上海市的工業勞動模範，黨好容易把他培養出來，如果有個三長兩短……。他想起一九五二年五月裏在七寶工程中，周寶成曾經戰勝了技術員的保守思想，替國家修復兩條百孔千瘡的電纜；他又想起小組裏一年多沒出過事故啦……他忍不住從心裏誇獎着周寶成：“真是我們的好組長！”風雨愈來愈大了，他不敢再往下想，掙扎着用兩手遮住雨，仰頭看看周寶成：他已經縛好安全繩子，正半彎着腰，遮住電纜，兩手像車輪一樣，飛快地捲動着橡皮布。

南半邊飛起一道銀光，跟着“轟隆隆”一個大霹靂。又是一道銀光，又是一個霹靂。朱昇高更加着急了，一會緊握着梯子——梯子是縛得緊緊的；一會看看周寶成——周寶成正在緊張地包紮。拆開的綫頭有三尺多長，包紮起來起碼得一刻鐘。朱昇高真有點手足無措了。

有點電訊常識的人都知道：雷雨交加的時候，在高空工作很容易觸電。但現在不是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了。周寶成緊閉着嘴，雨從後腦勺一直淌到褲腰裏，渾身像從河坎裏爬出來的一樣；他的心別別地跳，兩腳彷彿騰了空。但他身子還是貼牢電纜，腦子裏只想着兩句話：“電纜不能淋濕！電話不能一秒鐘不通！”

好容易熬過了約摸一刻鐘光景，朱昇高終於看到周寶成鬆掉安全繩子，一步步退下來了。他真想上去擁抱他一下，雖然他並沒有這樣做。說實在的，那位早已熟透了的年輕組長，這時在朱昇高心裏，比誰都更親熱了！

將近十一點鐘光景，分散在別處工作的人陸續回到了大卡車裏。“怎樣度過這個夜晚呢？”大夥都七嘴八舌地嚷起來。

“趕快開回上海，明天再說。”

“這樣晚了，車子開來開去多浪費！”

“我看大夥不用走，這個天變化很多，說不定半夜風雨停了，還能再幹。”

“對！”最後的意見取得了勝利。幾個人便擠在大卡車上，你挨我，我挨你，在三民路旁過夜了。

天也真的會變，眼看着雨小了一點，大夥趕忙跳下車去；但

一陣狂風捲過，驟雨又織成了密網，大夥只好咒罵着再往車子上爬。四周盡是田野，初夏的夜晚，辨不出哪是樹枝搖晃聲，哪是電綫顫抖聲。雨打濕了的衣服貼在身上，坐久了牙齒也要打架。但是大夥談笑的談笑，抽煙的抽煙，毫不介意；孔長海潤潤嗓子，索性唱起京戲來了。

周寶成這時暗暗計算了一下工作進度，便習慣地同大夥商量：明天是星期天，電話不會忙，身體好的留下來再幹行不行？

“行！”這些彷彿永遠不知疲勞的人們，第二天又工作了一整天，工程圓滿結束了。大卡車從吳淞一路開過來，大夥一面不時注視着油光水滑的電纜，想着這時不知有多少電話從它的身上通過；一面却計算起下一個工程來。周寶成看看大家，還是未說話先帶笑，露出一口白牙齒：“已經向隊長請示了，明天大夥補休息一天，後天到局裏聽候分配工作。”

（一九五五年一月九日“解放日報”）

王阿毛青年突擊隊

章 汪 盛

深夜，人們結束了一天的工作，安靜地休息了。馬路上靜悄悄的，偶而有幾輛忙着搬運材料的汽車喀喀地開過去。

這時，中蘇友好大廈工地上的工人們，大都已經入夢。只有一間宿舍的窗口裏，透出一絲絲的亮光，裏面圍着一圈人在談論着什麼。這是王阿毛青年突擊隊的宿舍，隊長王阿毛和他的隊員們，正在討論着新的一週的作業計劃。昨天（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）工長交給他們隊一個繁重的緊急任務，要他們隊在十二月一日到六日的六天中，以六十六個人工完成大廈西翼長廊圓柱的汰石子工作。王阿毛在接受任務時，工長曾鄭重地告訴他：

“小王同志，這個任務很艱巨，你們要作好思想準備。你要和同志們講清楚，這是年度計劃最後一個月的第一次任務，做的好壞，關係着我們整個年度計劃的完成。這是本工地進入冬季施工的第一仗，你們勝利完成了這個任務，將加強整個工地職工對完成冬季施工的信心。據氣象台的報告，這幾天寒潮將侵入上海，你們要抓緊時間，訂出作業計劃，打好這第一仗！”

“對，工長同志，請你放心，我們一定能够打勝這一仗！”王阿毛同志堅毅地回答。

在這次訂作業計劃的小組會上，王阿毛傳達了工長佈置的任務，他說：“同志們，這是冬季施工的第一砲，我們突擊隊員要堅決地打響它。我們如果完不成這次任務，安裝花飾的工人就不能如期安裝，就要爲了我們而等工，那末，就要影響整個工地計劃的完成。現在，同志們，我提議大家保證：爲了按期完成任務，不管天氣多冷，全隊要百分之百出動。”

大家都贊成王阿毛隊長提出的這個保證，表示堅決要打響這第一砲。會議上他們又具體地分了工，誰做什麼，一天做多少；經過仔細算賬，他們還提出要爭取超額完成任務。

會後，大家却爲一件事嚷開了。小姜對旁邊的黃海清說：“王阿毛不是說要請假十天回到紹興鄉下去結婚嗎？剛才我們保證，全隊要百分之百出動，難道他不回去結婚了嗎？”

“是啊！不知王阿毛隊長這回打什麼主意了。”

旁邊的小黃也插進來說：“幾個月以前，阿毛家裏就來信催他回去結婚，信上還說，家裏的一切都已準備好了，就只缺他這個人。我還正鬧着要吃他的糖呢！他曾寫信回去，說工作忙，決定延期到十二月初結婚。你們看，眼下就是十二月初了，看他怎麼辦？”

這天晚上，王阿毛的確也在考慮許多問題，躺在牀上翻來覆去睡不着。後來，他想起了青年突擊隊在建隊時，團委書記曾向他們說過的話：

“突擊隊員要表現得處處不怕困難，處處爲集體的利益着想，這樣才不會辜負青年突擊隊的光榮稱號！”

他接着想：“我是青年突擊隊的隊長，應該帶頭保證不缺

勤！”因此，最後他作了決定：不回去。他把這件事告訴了團支部書記張仲增，第二天又寫了一封信，要他的愛人到上海來結婚。

隊員小姜知道了這件事以後，就向王阿毛逗趣地說：“隊長，這可好呵，這樣我們可以看到隊長的新娘子了。”說得王阿毛羞答答的。

第二天(十二月一日)，討厭的天氣又下起濛濛細雨來，大風在鑄金塔尖的周圍吼叫着。據喇叭報告，當天的天氣溫度是零下四度。過路行人都穿着厚厚的冬裝。王阿毛突擊隊的小伙子們却高聲歌唱着，一早就走上了工地，精神抖擻地幹起活來了。

他們個個身強力壯，心裏像有一團火在燃燒着。看上去他們簡直是在與寒冷刺骨的風雨搏鬥。

王阿毛隊長一面擰緊眉毛不停地粉刷着圓柱，一面大聲地叫着：“同志們呵，突擊隊員是不怕寒冷的，我們要戰勝寒冷，大家起勁地幹吧！”

這時候，小姜雖然只穿一件衛生衫，嘴唇已凍得發紫，但是他第一個響應了隊長的號召：“請你放心吧！風雪是不能把我們嚇倒的！”

這一天，他們身上單薄的衣裳都被雨雪淋得透濕了，但是他們却是始終情緒飽滿地完成了當天的任務。晚上回來，大家一面圍着火烘衣服，一面在談當天的工作。團支部書記張仲增走過來，一看小姜小黃還只穿了件單衣，就吃驚地問：

“怎麼的，你們為什麼不穿棉衣？”

“衣服沒有拿來，還放在浦東鄉下家裏。”小姜回答着。

“這怎麼行呢？身體凍壞了可怎麼辦？”支部書記說。

“回家拿衣服，得曠半天工，爲了實現我們的保證，這點寒冷我是熬得過的。”

“不行。”支部書記捉摸了一下說道，“你們明天還是請半天假回去拿棉衣。”

但小姜小黃依然堅持自己的意見。

支部書記見這情形，沒有再說下去，他脫下了自己的大衣，披在小姜的身上。

天氣很壞，雨接連下了三四天，氣溫一直在零度以下，王阿毛突擊隊隊員們的鬥志却是愈來愈旺盛了。他們的手被凍得裂開了，一面工作，一面流着血，有時手指凍得彎也彎不過來，但他們始終堅持着工作。這期間，他們沒有一個人缺勤，實現了百分之百出勤的保證。

由於他們不怕困難、英勇勞動，本來規定六十六工的任務，現在他們只化了四十四個人工就完成了；本來規定在十二月六日完工的，他們却在十二月四日的下午就完工了。

他們超額地出色地完成了任務，打響了工地冬季施工的第一砲。

（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三日“解放日報”）

不讓廢品過關

中國紡織機器廠檢驗員 孫孝雲

我是個三級檢驗工，我的責任是：早一點發現毛病，告訴加工工人；把住關口，不讓一個不合格的零件裝到機器上去。因此，我檢驗產品規格十分嚴格，十分頂真。可是，這樣一來，有些人就說我不講情面，討厭我。他們說：“黃毛丫頭總是挑毛病，找缺點。技術不懂啥，事體硬做，一點不靈活，一板三眼，太頂真了。”

有一次，吳錫根老師傅的活出了毛病。我要他退修，他却認為我故意挑他毛病，發起火來了：“你懂點啥？這種生活差一點有啥道理？”我就說：“吳師傅，我技術上是不如你。但我看這零件是不好用的，我去喊我們檢驗老師傅來看看。”我的師傅來了，看了看，也說要退修。吳師傅一句話也沒說，不曉得他是同意還是不同意。過了一會，我看見這隻次品還是放在那裏，一動也沒有動。我再三再四勸他，他還是不睬不理，弄得我沒辦法，只得再去找檢驗老師傅。……一直到第三次，他才勉強答應退修，可是當着我的面發牢騷：“下次再喊你們老師傅來，我要觸他霉頭。”

這樣的事當然很多。有時，就連團的幹部、我的好朋友也要給我碰釘子。像張美菊同志吧，她是團支部宣傳委員，她和我同時進廠，兩人又常在一起，非常談得來。十月初，她做一

批梢子生活時，車小了四隻，我就說：“張美菊，這四隻生活太小了，要報廢！”她向我訴苦啦：“這哪能行呢？我的計劃一個月只好報廢四隻，現在才是月初，就要報廢四隻，計劃怎麼能完成呢？”我想：這不是我個人的事情，不能顧情面，顧了情面，就只好辦了。所以我說：“同志啊！你出幾隻好的我就只能算你幾隻！”

“只差一點點，我看可以用，能用就把它用了吧！”

“不行，已經超過了公差。”

結果，我們倆鬧了個不歡而散。……

我們車間裏有個優勝小組，按理來說，我跟他們可以合作得很好，他們應該支持我的工作，我也應該嚴格要求他們。可是事實上却並不這樣。

以前，這個小組裏廢品出得很多，可是後來忽然少了，有幾批生活甚至沒有廢品。我整天在他們小組裏打轉轉，却看不到他們有什麼提高質量方面的改進。難道廢品生脚跑了嗎？真奇怪！

十月二十六日，車間裏集中廢料時，我跑去一瞧，廢料箱裏有一堆廢品，數了數是三十七隻。這些生活明明是他們組裏在前兩個禮拜加工的。原來這就是他們提高質量的“秘密”！我立刻就向檢驗科反映。第二天，這事就在廣播台上廣播了。

之後，我正想找他們談談，他們的小組長曹桂有氣沖沖地來找我了，他問我：“這廣播稿子是誰寫的？”

“我們檢驗人員有責任反映這種虛假隱瞞現象。”我回答說。

“我們小組對這件事很不滿意。……”

“可是，隱瞞廢品是對的嗎？”我插了一句。

“證據在哪裏？”他以爲這一下可以把我問倒了。

“證據就在我這裏，你來看好了。”我就拿出廢品給他看，可是他還是不服貼：“這是不是我們小組做的呢？”我說：“怎麼不是呢？這批生活還沒有生鏽，決不是過去的。”

按理說，他該沒話講了吧！誰知他在事實面前却拿我出氣了：“你這麼做，對我們是一個打擊！”

當然，我講話的態度是不够好的。但是，我決不是故意爲難和打擊人家。有時我雖然有些苦惱，會反問自己：“我這樣做對嗎？”但我總是這樣回答自己：“這樣做是對的！”因爲，把好的產品交給國家，這是我們工人的職責呀！（郭友俊記）

（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七日“青年報”）

一個普通的話務員

電話工人 福 庚

稽麗華，是一位不大講話的普通話務員，在上海電信局龍華分局工作。

說她不大講話，在某種場合裏可不恰當。舉個例子吧：她們這裏有隻同南市分局聯系的電話接綫台，打錯的用戶很多，接綫間的同志都管它叫“錯號枱”。這隻台子是大家輪着做的，有些怕麻煩的同志，輪到在這隻枱上工作，常常要瞪眼睛、皺眉頭。可是稽麗華呢，輪到她在這裏工作時，你就聽她的吧：“對不起，你打錯啦。……請問你是啥號頭？……”——應該這樣：先撥‘○’，再……”她想，上海的電話情況複雜，有自動的、半自動的，自動的又有兩種式子，也够用戶為難的了；所以她一面兩隻手忙着拉動電話塞繩，一面却拉長聲音不厭煩地向人家解釋，簡直講個不完。看樣子，她恨不能跑過去當面教一遍才痛快呢！她和其他一些同志這種良好的工作態度，影響了整個接綫間，“錯號枱”的情況到去年下半年就有了改善。

說她是一位普通的話務員，本來也差不多；但有些地方，她同人家又不一樣。你說吧！該她下班了，一般的同志不是上宿舍，就是回家；她可時常癡不癡、呆不呆地站在一個叫朱蕙英的後面，偏着個頭眼睛緊盯着人家的手轉，還不時插在旁邊聽人家怎樣應付用戶。原來朱蕙英是位老工人，工作熟練，經